

在 抗美援朝的最
后一役金城反
击战中，女文工

团员贾月池来到他丈夫
孟祝清所率领的突击营
作战地鼓动工作。不料，
她的胞兄，作战参谋贾
月山因犯错误害怕军纪
处置而投敌，她的丈夫
也在这场激战中英勇阵
亡。她竭力克制着这不
幸和意外所带来的心理
打击，随同战友胜利攻
下轿岩山。当她踏上前
沿阵地，正待鸣枪以为
丈夫复仇时，空中腾起
了显示停火协议生效
的信号牌，这最后一枪
终于未能打响……

昆仑出版社

最后一枪

徐朝夫/著

ZUIHOUYIQIANG



最后一枪

徐朝夫著

昆仑出版社

最 后 一 枪

徐朝夫 著

昆仑出版社出版(北京西什库茅屋胡同甲3号)

一二〇二工厂印刷·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

*

开本787×1092毫米1/32·印张7 $\frac{3}{4}$ ·字数163,000

1988年8月第1版·1988年8月北京第1次印刷

印数000,001—12,000

ISBN 7—80040—032—6/I·29

定价: 1.85元

血火交织的魂魄

——序《最后一枪》

凌行正

近几年来，写抗美援朝战争的中短篇小说，似不多见。偶听人说，苏南农村有一位农民（实为一位农民作家），写了好几篇反映抗美援朝战争生活的作品，这使我这个也曾跨过鸭绿江的人感到极大兴趣。赶紧把稿子找来一看，果然不差，篇篇都使我回忆起那烈火硝烟的“三八”线上的日日夜夜；又把它作者请到编辑部相见，才知道这位精瘦而又精明的农民，是个志愿军复员战士，正象他在《八宝饭》中写的那样，从朝鲜回国以后，按照“哪里来哪里去”的规定，回到他的故乡——江苏省宜兴县杨巷乡石巷村当了个普通农民。这些作品，都是他在拖儿带女、忙完承包的几亩责任田的活路之后，不顾腰酸腿痛，用那昔日拉过枪栓、今日握着锄把的手，一个字一个字写出来的。真不容易呵！太难能可贵了！我问道，你为什么还要写这些东西呢？他眨了眨那双微陷的、炯炯有神的眼睛，深沉地说，你看完我这些稿子后就知

道了。

我读罢徐朝夫同志收进这个集子里的三部中篇小说、一个短篇小说，首先感到惊喜的是，昔日的战争生活在他心田里经过了一段时间的积淀之后，竟然在今天开放出这般绚丽的艺术花朵。徐朝夫作为一名士兵，曾经参加了1953年夏季的金城反击战，这是朝鲜战场上的最后一战，中朝人民和军队用自己的血肉夺取的辉煌胜利，迫使美帝国主义在停战协定上签了字。徐朝夫将自己亲身经历的这场战斗中难以忘怀的人和事，难以忘怀的战场氛围和各种心理形态，艺术地加以概括和把握，写出了催人泪下的《第七红旗手》和《最后一枪》。金城反击战中攻克轿岩山的战斗结束后，庆功会上，军长捧着奖品要奖给第七红旗手贺家成，可是突然找不见这位战斗英雄了，却听见会场后排有人在抽泣。原来这位可爱的战士认为，他所以最后能把红旗插上轿岩山主峰，是前面六个红旗手用鲜血和生命给他铺平了冲锋道路，他们才是英雄，可是他们都不在了。（《第七红旗手》）女文工队员贾月池，满怀欣喜地来到她爱人孟祝清所率领的突击营作战场宣传鼓动工作，谁料发生了意外，她的哥哥、参谋贾月山，因犯错误害怕处分而投敌了，她丈夫孟祝清营长也在激战中阵亡。她心绪烦乱地随部队攻下了轿岩山，停战协定签字了。她拿着枪赶紧跑到最前沿阵地，要为丈夫鸣枪报仇，但，停火的信号弹升起高空，她这最后一枪终未能发射出去……（《最后一枪》）读着这些作品，感到烽火烈焰炙人体肤，枪声炮声隆隆震耳，拼杀的人们就在眼前，他们在呼唤，在呐喊，在欢呼，一点不使人感到陌生，感到遥远，感到淡漠，相反地，它给人以扑面而来的热烘烘的气息。不仅如此，小说还

示人以哲理性的意蕴。生活中,我们往往以为自己是“第一红旗手”,殊不知前人的实践和智慧,为我们开辟了认识真理的道路。工作中,我们也常常有最后一枪放不出去的遗憾之情,但正是这种了犹未了的心态,激励起人们再去追求的勇气。这一切,又一次给了我们以启示,我们的文学艺术面对革命历史战争题材,绝不能简单地把它与过时和陈旧划等号,关键在于作家是否有真情实感和思想上艺术上功力的强弱。

当然,描写革命历史战争的文学作品,要想赢得今天更多的读者,也还要在题材和人物形象的开拓上下番功夫。徐朝夫在这方面作了一些探索和尝试。如果说,《第七红旗手》和《最后一枪》是直接描写了人们在战争中的行为,那么,《八宝饭》和《战俘》则着重表现了战争在人们日常生活中的投影。这对于美学来说,更是一个值得深拓的审美课题。大批志愿军战士回国后,需要复员转业,这在部队也许是司空见惯的事。但,徐朝夫回忆起自己复员时告别战友的激动情景,巧妙地、别出心裁地构思了这篇《八宝饭》。人们在战场上同生共死,人际关系极其亲密和单纯,但一转到和平生活,彼此之间不知怎么造成那么多隔阂,结了那么多疙瘩。可是,一旦他们要各自东西,凑在一起吃碗告别饭、喝杯散伙酒时,昔日共同战斗的情谊突然冒了出来,象一副催化剂,使他们大彻大悟,各自倾倒出自己内心的隐秘和做的见不得人的事,使他们在更高的层次上重又亲密地团结起来,展现了一种崇高的人际关系。大凡有点部队生活经历的人,读了这篇作品没有不拍手叫绝的。在抗美援朝战争中,关于志愿军战俘问题,在文学创作中是极少接触的。的确,

有的人被俘后，经不起敌人的威胁和引诱，可耻地背叛了祖国和人民，玷污了志愿军战士的光荣称号；但是，也确实有不少人，是在“冻僵饿昏”或负伤后失去战斗力时被俘的，他们在战俘营里经受了各种严峻的考验，和敌人进行了巧妙而顽强的斗争，一心一意争取返回祖国。但是，由于历史上种种原因，他们回国后，在一段时间内遭受坎坷。徐朝夫根据他所了解的情况和对这个问题的严肃思考，在《战俘》中塑造了卜于春这个经受千般磨难，但对祖国对理想信念始终坚贞不二的真实形象，同时，对金大元那种苟且偷生、投敌变节的灵魂作了无情的揭露。这篇作品表现出作者的胆识和眼光，同时又显示了作者所具有的政策水平和社会责任感，为创作所谓具有“敏感题材”的文学作品积累了一些经验和体会。

抗美援朝战争，是新中国成立后一次重要的反侵略战争。优秀的中华儿女高举爱国主义、国际主义旗帜，与朝鲜人民一道用血肉捍卫了世界和平。尽管我们已经有了许多反映这方面斗争生活的文学作品，但与这次正义战争本身的丰富性深远性比较起来，还是远远不够的。随着新时期军事文学的繁荣发展，随着作家们思想上艺术上的功力不断提高和强化，关于抗美援朝战争题材的作品还将会有新的收获，让中国人民志愿军的血火交织的魂魄，在今天建设四化的斗争生活中鼓舞人们奋进。我想，这大概也是徐朝夫同志孜孜以求的吧！

1987年9月·青岛

BK88 1/6

目 次

血火交织的魂魄(序) 凌行正 (1)

战俘 (1)

八宝饭 (91)

第七红旗手 (134)

最后一枪 (148)

战 俘

一场大雪，严严匝匝地裹住了山岗，裹住了村庄，裹住了道路，裹住了这座美丽的小城镇。一切都凝聚在雪上了。天空没有飞鸟，地上没有足印，凜凜冽冽一个清白世界。

看惯了绿柳轻拂、细水涓流的江南人，对雪素未警惕。谁也想不到，在这样一块暖融融的、冬天里也是遍地青绿的土地上，会降临这样一场大雪。你想不到，它来了；突然地来了。从来雪同“瑞祥”“丰兆”相连，雪景素美壮观，这里却砸下一场不轻不重的灾难：公路阻塞，电杆电线崩溃，邮电信息中断，许多农舍倒塌，学校停课，山上大片毛竹折断压弯，城镇副食商店的酱菜一抢而光……

大雪来到之前，座落县城西北圆帕湖畔的映天池宾馆里，来了一位华贵的客人。客人系本县楸子村人氏，三十年前流落海外，近年到日本经商，用当地农民的话说，叫“嗨啦啦的大亨”。大亨一身江南农民装束，原先蓄的八字胡刮得精光。衣服鞋帽是踏上故乡这块土地之后添置的。他抽的烟，是市场上信手可买得的雪峰牌，吃饭一只雪菜炒辣椒，另一只冻鱼。鱼是那比指甲片大不了多点的小杂鱼，拿咸菜斩细合煮，他连头带骨和冻水一起咀嚼吞咽；一杯本地产的老黄

酒，别的什么都不要。赤子之心，爱国强烈，慷慨投资为家乡筹建一座具有相当现代化生产能力的中型工厂，当地政府热情之至，多次分档为他设宴，他只应酬一次，其他一概谢绝了。今天，他自己摆了一席丰盛的酒宴，招待他的朋友和朋友的一家。时值中午，冷盘已端上台桌，杯箸已摆放齐整，可是，客人——他的朋友——尚未到来。下起大雪来了。他伫立窗前，看着飘飘扬扬的雪花，心里一阵热络，一阵冰凉，一阵激昂，一阵凄楚……

—

阴涩涩的天，白沽沽的游云悠悠移动。卜于春刚走出家门，步上大路，稀稀拉拉落下雪籽来了。雪籽打在耳朵上，生痛。他裹紧胸襟，拉下帽耳，紧冲紧擦地往前走。一阵前奏雪籽过后，纷纷扬扬飘起雪花来。没有风，天气好似挺暖和。雪越下越大，简直象棉朵一样层层铺盖下来，不一刻就没了脚踝。走过一段丘陵公路，来到乡政府驻地回马镇，上车站一看，汽车停开了，而去县城的早班轮船，半小时之前已经启航。

此去县城，尚有三十里路。三十里路，若在天气良好的境地中，拚上两条腿，不在话下，两个多小时就能到达。这样的雪天，路上积雪越来越厚，迈一步沉下一个深深的足印，实在叫他畏难；他站在路口，看看天，看看地，犹豫起来了。

“于春，你赶县城宾馆去一趟，有位客人要见你。”

一早，村长对他说。

“哪里来的客人？叫什么名字？”他问。

“不知道。”村长说了大实话，电话里就这样通知他：叫你们村那卜于春来一趟，县城宾馆，有位客人要见他。

“不知要我去会见谁？没头没脑的。”

“你去报上自己的名字就行。”村长一本正经，“我已经通知你了，去还是不去，你自己决定、自己负责。”

他不知有什么样的责任要他担当。会见客人总不会隐藏着什么灾难。正好，他一冬捕获了十七只黄鼠狼，皮子还一张不曾卖。夜里，他背上诱笼、竹夹，悄悄遛出村，天亮之前又悄悄遛回家，豁上整个夜寒不钻热被窝，三两天总也能捕获一两只。却是国家收购站不收购黄皮。说是如今老鼠泛滥成灾，黄狼是老鼠的天敌，要维护“生态平衡”。国家不收购皮子更俏，县城就有人作“地下交易”的。他平素难得出门，这回进城，顺便把皮子捎去卖了，给女儿买一件如今青年人时髦穿着的羊毛衫，给妻子买一条长围巾，再给自己买顶帽子，把头上这顶戴了几十年的破帽子换换新。

终于，他上路了。

在今天，“宾馆”一词，象征着高雅、阔气、权力、地位和金钱，是人们向往的地方。到宾馆，不管去住宿，去会见客人，都感到自己是个有面子的人，话语间溢着三分豪气；若同“外人”攀搭附缘，脖子也长三寸了。这在卜于春却是另外一回事。他压根儿不曾想过在宾馆等待他的客人可能是谁，又可能是哪一个。谁知哪一个，于他关系不大。他走得浑身暖和。宾馆里的暖气管、红地毯、沙发床、闭路电视，于他没有任何一处诱惑，也没有任何一处需要，他的这张脸，更不巴望去染一下就增添光色。他只想着女儿的羊毛衫

的花样、尺寸，妻子的长围巾的颜色、长短，自己的帽子的大小、厚薄，以及它们的价格、质量，十七张黄皮还能不能剩下几个钱；若有剩余，这样的雪天，他想喝一盅酒，尝尝本县特产“猪婆肉”——想起那烧得红红的、溢着肉香的猪婆肉，他馋涎欲滴，不由狠狠吞下一口津液。

公路主干线上，一囫囵涌来许多扫雪大军。高压输电线上的积雪，凝成碗口粗的长长滚筒。一辆接一辆急待回家请安的汽车，堵塞道口，司机们焦急地按喇叭、骂老天、叹大气。一辆强行前进的载重大卡车，十分顺利地滑进路沟里去了，满车的苹果跳下车来，压倒一大片积雪。

卜于春心惊胆寒。他并不为眼前的景象担忧。滑进路沟的汽车司机没有砸伤。他担心家里人，担心他的房屋。两间尚是四十年前造就的旧房屋，横梁大都老化、蛀蚀了，积雪一厚，说不定就扑倒下来，而他这个家庭中梁柱，恰恰不在家，落她母女俩……

“你眼瞎了！”

一辆小轿车，倏地从他身后开过来，把他撞倒了。司机刹住车，打开车门，探出个头来，见他没被压死，正在爬起来，客气地骂了一声，把车子开走了，雪地上留下两道清晰的车辙。

卜于春从雪地上爬起来，摸摸被撞痛的大腿，骨头尚未断裂，尚能走路，朝远去的小汽车的模糊的影子看看，深深抽了口气，没有说话。他不会怨恨，也不会发牢骚。他跌倒的刹那间，纯以为自家的房屋突然倒塌，把他压在下面了。幸亏司机一声喝骂，才使他清醒过来。然后，他一边暗暗庆幸自家那房屋不曾倒塌，他和妻子、女儿安然无恙，一边又悔

恨自己：屁股上为什么不生出一只眼？耳扇为什么要捂住耳朵？要不，就不会麻烦那辆小汽车，不会麻烦那位司机同志了。

一个人活着，原不必麻烦别人。

“你找谁？”

哦，又要麻烦人了。

宾馆传达室里，一位握有看门大权的胖女人拦住了他，眼光冷漠，语气冷漠，动作冷漠，好象对付一片飘进门来的讨厌的雪花。

“找一位客人。”卜于春这样说。

“客人叫啥名字？”

卜于春诚实地回答：

“不知道。”

“呵——不知道！不知道你去找不知道吧。”胖女人利手利脚地打开传达室外门，朝外面一指，“你走错路了。”

卜于春平淡地看了胖女人一眼。一个普通的看门女人，竟是这般神气，怪不得如此温暖的江南地方会下这么一场大雪了。他不愿多看她，瞧一眼就把目光移开，悠悠掏出烟，点燃。这是花三块钱买来的一包牡丹牌香烟。原是用来敬恭那位收黄皮的人的，这里消耗一支，虽说心疼，但十分必要。胖女人见他如此沉默，如此自重，对她不屑一顾且没有任何巴结处，心里不是个滋味，当他迈步出门时，一把拉住了他：

“请问，你是哪里人？”

“楸子村人。”

“哦——”胖女人犹如在花丛中蛰醒，体温增加了十八

度！“你是卜于春卜同志吧？”卜于春点点头。“你这个卜同志！不晓得客人的名字，也不报一声自己的姓名！”

卜于春淡然地看着她。

“客人水豆腐垫足后跟盼着你——不是说还有你家里，你一家人吗？啊呀呀，这雪天！”随即，她打开传达室内门，“跟我来！”卜于春僵立着，心里滋生一阵厌恶，女人伸手来拉他的衣襟时，倒退了一步。“真是！本来是开小车去接你们的，不晓得你们乡里的公路没人扫雪，车不能开，又跑回来了——你看，那辆车，刚进门！”卜于春朝窗外看去，车库里停着一辆背壳上落满积雪的褐色小轿车，他看得准，车号8888888，一大串手铐，令人心惊胆寒；正是这辆车，刚才在公路上饶恕了他的生命，他感激它。“来呀，卜同志，县长今天也要为你作陪！”

“请问，到底哪一位客人要见我？”

“啊呀呀，你还不知道？从日本来的大亨，叫金大元，金大元金先生。”

金大元？！

卜于春心里一震，却不露声色。

“金先生说你是他的朋友，盼你真象新娘盼新郎，你倒不认识他了？恭喜你交红运啦卜同志，金先生身上抖下根毛就够你发大财的！咦，怎么啦？你不认识他？他不是你朋友？”

“是；我和他，不光是朋友，还是战友。”

“战友？”

对，战友，三十年前……

二

风萧军号响。

一支离弦的箭。

部队以急行军的速度向敌人纵深冲击。过河，跨江，越山，所向披靡，一路无坚也不用摧。

第二天傍晚，突然遭到敌人预伏的、坚强的狙击，前进不得，撤退无令，于是，这支本来饥饿、寒冷、疲劳、装备差且弹药短缺、后援中断的志愿军部队，被围困在朝鲜三十八度线稍南的山地上了。

饥饿寒冷的部队营地，没有一处篝火，没有一处炊烟，没有任何一点来自体外的热的补充；面临敌人炮火袭击的战场，没有坑道，没有堑壕，没有防空洞，没有还击敌人的大炮，只有树枝和雨布搭就的雨篷，简单的机枪工事和单兵掩体，人们蓦然感到，死神降临阵地了。

死神在点名。一个，两个，三个……被点着名的战士，没呼一声“到”，便悄悄地走了。

这样的境遇中，战士们形成一个统一的意念和决心：冻死饿死不如战死，冲！

但是，指挥员们的头脑是冷静的，一切胜利都来自冷静和自信，来自“再坚持一下”的努力之中，盲目不得，坚持为上。许多盲冲出击的战士倒在敌人的枪口下了。战士们作了最高限度的忍耐，忍耐不住了，便用低沉、嘶哑、干裂的嗓音唱战歌：雄赳赳，气昂昂……歌声中，又有人悄然倒下了。

朝鲜山地的风，说不准来自哪个方向，不管你躲到什么地方，它都能和你做亲热，向你骨头里钻来。身上的棉装，是一层坚硬的外壳，好象它本身就是冰块缝制的，越裹得紧，越贴近皮肉，越冷；鼻孔里淌下的清水鼻涕，没落到地上就结成冰凌了；太阳也是冰做的，白蒙蒙一块，放着寒光。

中国军队是不信奉上帝的。但信奉自己的领袖，那是北京毛泽东。毛泽东号召大家来抗美援朝，保家卫国，大家心甘情愿，死无反悔。战士们心里想着毛泽东，想着红太阳，红太阳光彩照人，暖融融的，眼睛却看着现实，看着那棉朵似的雪花，身躯承受着冰雪的袭击，抓一把雪填进嘴里，解渴，充饥，取暖。大雪纷纷扬扬，铺天盖地，只一夜工夫，就把所有的山沟、道路填平，把所有的小树压弯、埋没，展开一片银白世界。层迭层的雪景，美不胜收，赏心悦目，可是足下要移动一步却艰难异常。

“同志们！坚持下去就是胜利！我们都是英雄！英雄不光会冲锋，会拚刺刀，更会坚持！更会忍耐！坚持和忍耐是最伟大的英雄行为！同志们！我们不是孤军，我们的大部队很快就会突破敌人重围，来援助我们！同志们！大家高唱《东方红》……”

这就是粮食，这就是弹药，这就是战士们求生的唯一的希望和信念。敌人把我们装进了一个口袋，紧接着就把袋口牢牢地缝上了。

敌机轮番低空盘旋，礼节性地扫下几串子弹，示威地投下几颗炸弹，撒下大片大片的传单，有时尖啸着作个假俯冲，企图拔走你一两根头发，有时喊话、唱戏，京腔、梆子、吕

剧、黄梅戏，还有豫剧、越剧，听得你耳朵里生老茧，它还在不知疲倦地嘶唱。

机枪手金大元气色尚旺。他把轻机枪架在一棵小树上，迎着目中无人、嚣张之极、俯冲而来的敌机，叫了声：“你奶奶！”扫了一梭子。岂料，那飞机竟中弹起火，拖着一溜黑烟，坠落山沟里了，坠落后又升腾起一股烈焰，阵地上一阵狂叫，有了一丝热气。

“我毙了你！”

连长拔出手枪，对着金大元射了一枪。

在那以前，我们的部队防空，运动中也好，就地作业也好，见敌机来，都把枪支和闪亮的兵器压胸前趴下不动，老老实实地挨打。金大元射击敌机暴露目标，连长要枪毙他，理所当然。

连长稍一迟疑，手被卜于春打偏了。连长的生命，是卜于春一步抢下的。敌人的一颗手榴弹投中连长身边，卜于春飞起一脚，踢开手榴弹在三米远处的空中爆炸，连长当时就说：“给你小子立个二等功，一有机会就弄个排长当！”所以，这当儿，他敢对连长说话：

“金大元做得对。趴着死不如站着死——我们的目标早暴露了，一个死目标。”

但之后敌机来俯冲扫射、广播喊话、散发传单，仍然没人敢向它开火，怕的是挨连长一枪——死在自己枪口下，爹娘连个抚恤金也领不得的啊。

二班阵地上落下一串子弹，击中两个人。

卜于春在二班。

金大元从积雪中蹬开一条槽，从雪槽中爬行过来，看